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八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虞傳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虞詡傳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

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酈元水經注云武

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君諱詡字定安虞仲之後定安蓋詡之別字也祖父經為

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

相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法曹所決皆不恨為之生立祠其門閭壞父老方共

脩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孫永為御史大夫也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

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

脩府拜郎中

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人也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

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  
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  
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詗聞之乃說  
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  
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  
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  
甚者也嘑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說文曰嘑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

出相山西出將秦時郤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  
賀傳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  
名將也丞相則蕭曾  
魏郤韋平孔翟之類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

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

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

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

雄相聚席卷而東

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  
雲徹席卷後無餘災也

雖賁育為卒

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謂

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

疽癰  
瘡也

脩曰吾意不

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詔曰今涼土  
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

卿

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等也

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

冗散也音人勇

反

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

更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  
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詔異其議因此  
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詔後朝歌賊竄李等數千人攻殺

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詔為朝歌長故舊皆

弔詗曰得朝歌何衰詗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

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

馬稜

稜字伯威  
援族孫也

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

歌邪詗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詗詩之知其

無能為也

詩當作  
壽也

朝歌者韓魏之郊

韓界上黨魏界河  
內相接犬牙故云

郊也

背大行臨黃河去教倉百里

教倉在滎陽  
解見安紀

而青冀之

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

右臂

右臂喻要便也

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

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

閔與礙同

及到官設

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

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

百餘人誦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

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潜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

衣以米縫其裾為幟

幟記也續漢書曰以絳縷縫其裾也

有出市里者

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



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  
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詔於陳倉嶠谷詔即停軍不  
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  
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  
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

孫臏為齊軍將

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

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事見史記

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

前書

王吉上疏曰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

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

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  
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臆見  
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  
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

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

詔乃

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  
至并兵急攻詔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  
令從東郭門出北

一作西

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

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詗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  
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  
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詗乃占相地執築營壁二百  
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

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

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致一謂用五石

賃而致一石也

詗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辯

沮及下辯並縣

名沮今興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縣也沮音七余反

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

漕船道

續漢志曰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中富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

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  
坼裂因鑄去石遂無氾溺之患也  
以人儼直雇借傭者

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  
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

豐賤十倍於前

續漢志曰詡始到穀石十鹽石八千見  
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

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

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

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

秉孟生李閔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

多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

防刑罰者人之銜轡

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

壞之者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鞭策也

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

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減罪非

一二府恐為臣所奏

劉攽曰案上文三公劾則此當為三府也

遂加誣罪

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

韓詩外傳曰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

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理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止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也

順

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

漢官儀曰敦字大理京兆人也

時中常侍

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詔  
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  
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  
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  
震之迹

震為樊豐  
所譖而死

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坐論輸左校防

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詔自引詔曰寧  
伏歐刀以示遠近

歐刀刑人  
之刀也

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詔以

忠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

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

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

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

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

星守羽林具占宮中有姦臣

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也

宜急

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詔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

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

箱

理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

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

阿母

宋城也

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

馬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詔子顓與門生百餘人  
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  
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詔程復  
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  
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十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  
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歛詡上疏曰元年  
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勾勾不絕謫  
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



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

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

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構即今行靴杖者也此言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劉歆曰注街走卒又赤幘絳構案後漢志街下一里字又云絳構字誤司空劾案州及郡縣

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詔章切

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

縣令之枉

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鬲丘縣南也

積六七歲不省主簿

乃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

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憊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答之而已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道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

回曲也

數以

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忸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傅燮傳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

靈州縣也

本字幼起慕南容三

復白圭乃易字焉

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王肅注云

玷缺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一日三復慎之至也

身長八尺有威

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

行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

○劉攽曰案嵩傳此一少將字

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

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

用十六相

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黼黻摯

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李狸謂之八元也

明惡人不去則善

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

皇甫嵩傳曰連

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此云六州蓋初起時也

此皆釁發蕭牆

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

尅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

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

聞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

憂甫益深耳

甫始也

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

炭不可同器

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同時而至也

彼知正人之功顯

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

屢至

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

若也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

焉見史記也

市虎成於三夫

解見馬援傳

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

復有杜郵之戮矣

白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免起為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

里至杜郵使賜劍自裁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酈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

陛下宜

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

殛音紀力反誼亦誅也

則

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

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被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燹功多當封忠訴譖之

續漢志曰燹軍斬賊三帥卜已張伯梁仲寧等功高為封

首

靈帝猶識燹言

識記也音志

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

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燹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燹廷辱大臣帝以問燹燹對曰昔冒頓至

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

未失人臣之節願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

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曰季布為中郎將單于為書  
嫚呂太后呂太后怒呂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  
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  
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于平城噲時亦在其  
中今奈何以十萬  
衆橫行匈奴中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

興使鄜商別定隴右

前書漢王賜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右都尉別定北地

世

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

前書武帝分武威酒泉置

張掖敦煌謂之四郡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降  
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



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姑先裂匈奴之右臂姑音而遮反○劉攽曰注以高姑先案高雷作高

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

內為之騷動陛下臥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

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

左袂之虜得居此地

說文曰袂衣袷也

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

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

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熒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

方正格

猶標準也

每公卿有缺為衆議所歸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

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  
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  
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  
延謂熒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熒正色  
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熒豈求私賞  
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  
得留一作封出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劉歆曰案文

明當作名聲之誤也明雖可通但前後多云名知人

舉熒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熒

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熒善卹人  
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  
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

漢官

曰司隸功曹從事即治中也

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

韓遂等熒知鄙失眾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  
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  
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  
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

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

挺解也

必謂我

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為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爕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

○劉欽曰時北胡騎數千案文少一地字下文云鄉里羌胡是與爕同北

地人也

皆夙懷爕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爕歸鄉里子幹

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爕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

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

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

爨北地人故云鄉里也

先被恩德欲令棄

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

以濟天下言未終熒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

幹集曰幹

字考林

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

左傳曰曹公子臧曰前志有之

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

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

其賢

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紂殷既平伯夷耻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論語子

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

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

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

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也  
趙岐注曰浩然天氣也

禄又欲避其難乎

左傳曰子路曰食  
焉不避其難也

吾行何之必死於

此汝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

程嬰解見  
馮衍傳

幹

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

說爕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

伊吕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

師即

君也尚書曰作  
之君作之師也

爕案劔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

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

扶風太守

蓋勳傳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

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泉堡

是也家世二千石

續漢書曰曾祖父進漢陽太守祖父彪大司農謝承書曰父字思齊官至安定

屬國都尉

初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

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

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

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

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紕食鷹鳶欲其鷙

紕繫也廣

雅曰鷙執也蒼頡解詁曰鷹鵠也食音嗣

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

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

為蘓正和也怨之如初

續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

梁雋欲奏誅雋勳為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

不受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

因軍興斷盜數千萬

斷謂割截

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

陽以拒賊鋒

阿陽縣屬天水郡

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



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

穰苴奮劍

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扞之仍令寵臣莊賈監軍與穰苴期旦日會

賈素驕貴夕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徇三軍

今之從事

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

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梟代之

續漢書梟字作泉也

梟患多寇叛

謂勲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

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勲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

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

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杼殺之慶父魯莊公弟莊公子

開立是為潛公慶父襲殺潛公並見史記

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

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勲不

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

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

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論罪輸掌畜官

音義曰右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官畜音許救反

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

狐槃為羌所破勳收餘衆百餘人為魚麗之陳

麗音離左傳曰

王以諸侯伐鄭鄭原繁高渠彌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注曰此魚麗陳法也

羌精

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

表標

也

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

句就羌別種也音古侯反

素為

勳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

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勲領漢陽太守時

人飢相漁食勲調穀稟之

調猶發也

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

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

苦而反亂如此勲曰倖臣子弟援之時宦者上軍校尉

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勲帝又

謂勲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

如

中藏謂內藏也勲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

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

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常昭注曰耀明也觀示也

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

昭果毅祗黷武耳

左傳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武毅敵為果致果曰毅也

帝曰善

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懼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

成為之請勲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  
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  
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  
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遠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  
府聚也勲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勲雖

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

續漢書曰是時漢陽叛人王國衆十萬餘

政陳倉三輔震動勲領郡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因表  
用處士扶風孫瑞為鷹鷄都尉桂楊魏傑為破敵都尉  
京兆杜楷為威虜都尉弘農楊儒為鳥擊都尉長陵第  
五雋為清冠都尉凡五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勲每有

密事靈帝手詔問之

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勲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

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

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福與禍鄰莫知其門也

卓得書意甚憚之

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勲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勲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勲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

作者允曰唯有盖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儁為

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

且汙我刀勲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

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傳說曰啟

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唯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見尚書

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

口乎卓曰戲之耳勲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儁

勲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



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  
賻襚送之如禮葬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

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也

父昊有

幹事才

謝承書曰昊達于從政為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還京師太尉表達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

人物種數是俱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  
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  
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  
地形達奇具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乎

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

句章縣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三

州志云句踐之地南至句餘其後併吳  
因大城之章伯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

自稱大將軍立

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  
率丹陽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

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

旻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

漢法孝廉

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續漢書  
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  
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謝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  
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也

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

魁梧壯大之貌也梧音吾

舉孝廉

補即丘長

即丘縣屬瑯琊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即春秋之祝丘也

中平末棄

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

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

謂超為廣陵兄邀為陳留也

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

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

為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

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

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

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

岱字公山

豫州刺史孔

佃

佃字公緒

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

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

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

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

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佃陳留太守

邈東郡太守瑁

瑁字橋瑁也

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

難

難字科壯也

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

二志有渝此盟俾隆其命無克遺育

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

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隆其師無克祚國也

皇天后土祖宗明靈

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

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

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太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

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

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

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颺起而青

部殷實軍草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

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禱羣神

巫如

巫也史祝史也禱謂營攢用幣以禳風雨霜雪水旱厲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

又恐

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

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

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

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

方穆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遠福取禍超曰

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  
洪始聞超圖乃徙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  
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  
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

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

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為書八條責以恩義

告喻使降也

洪答曰隔濶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

兩雅曰武跡也

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

比類也

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閤

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

付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

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

家語孔子

之郟與程子相遇於塗傾蓋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

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

洪常寓於紹故謂之主人也

瞻

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

擗捉也音女卓反

不覺涕流

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

絕等倫

劉攽曰案文悔字無義未詳何字或曰悔當作益

受任之初志同大事



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危請師見  
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

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

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

者克己

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克己自責不責人也

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

今日之戰矣

吳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見史記也

昔張景明登壇

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

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英雄記云

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呂  
與紹然則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

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

魏志呂布傳曰

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  
意從紹求去英雄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  
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  
布止於帳側布使人于帳中鼓箏紹兵臥無何出帳  
去而兵不覺夜半起兵亂斫布林被謂已死  
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劉子瓚奉

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

無損霸道亦復彊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

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

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

左傳云公山不狃曰君子

違不適讎國杜預注云違奔亡也

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

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

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

崔杼殺齊莊公

欲劫晏子與盟以戰拘其勁劍承其心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事見晏子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殺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言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也

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

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

下何圖築室反耕哉

左傳曰楚子闔宋築室反耕杜預注曰築室于宋反兵耕田亦無還

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

伯珪公孫璿字張揚飛燕旅

力作難

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從事何進令於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

黨擊山賊進

敗揚遂以所得兵攻上黨仍略諸縣衆至

數千又與袁紹合張燕常山人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衆

少平為羣盜衆萬人博陵張牛角立起衆次廩陶牛角

為飛矢所中且死告其衆曰必以燕為帥角死衆奉燕

故改姓張燕懷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為飛燕衆至百萬

號曰黑山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劉攽曰注張

牛角立起衆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

大立當作之

股肱猶手足也言北邊有倉卒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

之急股肱之臣將告歸自救耳

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

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

鉅野

前書彭越將其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也

光武創

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

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

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

盟主謂袁紹也

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臧僕亦笑子生死

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

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  
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  
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

與音預

可先城未破

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  
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  
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啟內厨米三斗請稍為

饘粥

杜預注左傳曰饘  
糜也音之延反

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

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

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  
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  
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

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

前漢音義曰缺猶冀

也缺音羌志反

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

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

擁兵衆觀人屠臧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

公羊

傳曰事君猶事父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

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

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  
為諸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  
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  
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  
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  
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  
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  
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



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東甲

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

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唯勢利所在而已

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

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

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其人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可謂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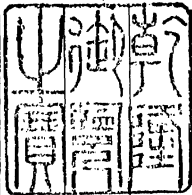
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吳破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

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以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於搜事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致死不能如包

胥之存楚也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詗燹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  
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後漢書卷八十八

後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臧洪傳無以為悔劉攽曰悔字無義未詳何字○

臣宗

楷

按無以為悔猶言內省不疚也義本明顯解者失之

後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

八十九至  
九十九下

詳校官侍講<sub>臣</sub>王燕緒

洗馬<sub>臣</sub>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sub>臣</sub>徐立綱

校對官典簿<sub>臣</sub>劉光第

謄錄監生<sub>臣</sub>陸鼎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八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張衡列傳第四十九

張衡傳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碑在

鳥崔瑗之文也

世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

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好玄經桓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



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  
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  
一而偏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玄經五十餘言而  
傳十二篇也○劉攽曰注以三十五著撰之集太玄乃  
用三十六撰  
作五字誤也  
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

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

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

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自漢初至哀帝二百歲也

復

二百歲殆將終乎

自中興至獻帝一百八十九年也

所以作者之數必

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自此以上並衡與崔瑗書

之大

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

史令

漢官儀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也

遂乃研覈陰陽妙畫璇璣之正

作渾天儀著靈憲冥罔論言甚詳明

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

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

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

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

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

于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興衡集無

順帝初再轉復

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

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間以見其志云

間非也衡集云觀者

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進取之勢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或不知我者以為失志矣用為問余余應

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余誠焉名之應問云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

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

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注

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

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

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逸詩曰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式用也昭明也

是故伊尹思使

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

尚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唯堯舜其心悅耻若捷于市旌明也素猶志也

咎單巫咸實守

王家

咎單巫咸並殷賢臣也尚書曰咎單作明居又曰巫咸保乂王家也

申伯樊仲實幹

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

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仲山甫也為樊侯並周宣王之卿

士詩大雅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注翰幹也服袞謂申伯為冢宰服袞冕之服也又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云寶瑞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也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

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

故易稱以大業

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也

質以文

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性德

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

矣

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者安仁又曰鑽之彌堅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曩滯日官今又

原之

日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有日官爾雅曰原再也

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

然行亦以需

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又曰夷道若類進道若退易雜卦曰需不進也

必也

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

天衢天道也言徒銳思作靈憲渾天儀等也

深厲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於

支離而習其孤技邪

揭審衣也音丘厲反詩邶風曰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由帶以上為

厲由膝以下為揭言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厲淺則揭也易隨卦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莊子曰朱泚曼學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技音渠綺反責衡何獨妙思於機巧者也○劉歆曰注支離蓋案莊子蓋當作益支離其名益耳後人不讀莊子妄改為益

參

音

三輪可使自轉木雕猶

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鈇諸

垂翅故棲謂再

為史官也蓋何不也鈇利也諸之也問者言衡作三輪木雕尚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闕使利而

高飛邪傳子曰張衡能令三輪獨轉也昔有文王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也○劉歆曰正史昔有當作昔者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

屈已美言以相剋

剋勝也衡集作美言以相市

鳴于喬木乃金聲而

玉振之

詩小雅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遷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

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

用後勳雪前吝婢恨不柔以意誰靳也

吝耻

也左傳曰宋公斯之杜預注云戲而相愧曰靳

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

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

智之不博

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之郊謂之夥音和果反

是故藝可學而行

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

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

人爵也案此謂天子高懸爵位得者在命也

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

速召也懷來也旃之也

求之無益故智者偁而不思

偁偁也

貼身以

微幸固貪夫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

貼危也

枉尺直尋議

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

孟子陳代問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

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得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如不待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

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趙岐注云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不得其招而妄見也尺小尋大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鋪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

猶不屑餐旌督以之

猜嫌也簋食器也飧音孫詩云有蒙簋飧饌音仕卷反鋪音補故反

並謂食也屑猶介也以用也爰旌督餓人也一作爰精目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丘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飧以鋪之爰精目三鋪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我狐父之人丘也爰精目曰諛汝非盜邪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而死之也○劉攽曰注子何為者也案文是對答之辭也字

當作曰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

孟子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受非也孟子曰



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遠行行者必以賂予何為不受  
若於齊則未有處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  
可以貨取乎越岐注云魚金好金也價魚倍於惡者故  
曰魚金一百百溢也二十兩為溢賄送行者贈賄之禮  
也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  
以貨賄所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劉歆曰注是以貨賄  
所取我案文  
多一取字

士或解袒褐而襲黼黻或委曲築而據文

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

解袒褐謂窳戚也委曲築謂傳說也袒音常主反方

言曰自闕而西謂檐褸短者謂之袒也

輸力致庸受必有階

受或作爰

渾元初

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腫朦

腫朦言未昭也○劉歆曰案蔡邕亦有此

二字作腫朦從目是也此誤

黃帝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

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

后之為也

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理人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又曰旁羅日月星辰

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甄文志陰陽流有風后十三篇也當

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

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

帝王紀曰少昊字清

陽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

黎司地以屬人重少昊氏之子黎顓頊氏之子

人各有能因藝受任鳥師別名

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

左傳鄭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啟也丹鳥氏司閉也又晉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牧修及熙為玄冥四叔分主三正言其不兼業也

畫長則宵

短日南則景北

夏至日北極而影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日南極而影長夜六十刻晝四十

十刻也易通卦驗曰冬至晷長丈三尺夏至晷長尺五寸謂立八尺表之陰也

天且不堪兼况

以人該之

該倫也

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

冬則泥泥而潛蟠避害也

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巨能短能長春分

而登天秋分而入川言出入有時也賈逵注國語曰泥亂也泥音骨

公旦道行故制典禮

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

尹正也道行言道得申也流俗

本作行道者非也

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

辟君也公羊傳曰孔子制

春秋以俟後聖也

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

可一

衡集考字作丁丁當也

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

無所麗

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贊旒然旒旂旒言為下所執持西東也

燭武縣緇而秦

伯退師

燭之武鄭大夫也緇縣緇於城而下也左傳曰秦伯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緇而出說秦秦伯

為之退師

魯仲係箭而聊城弛柝

魯仲連齊人也時燕將守聊城仲連為書係箭射聊

城甲燕將自殺見史記弛廢也柝行夜木也

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

要在說夫

張儀說諸侯連和事秦為橫蘇秦說諸侯連兵拒秦為從燕秦往則從合張儀來則從離

咸以得人為臬失士為尤

臬猶勝也猶六博得臬則勝

故樊噲披帷

入見高祖

前書曰樊噲沛人也封舞陽侯高帝常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噲乃排闥直入

流涕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也

高祖踞洗以對酈生

前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

女子洗足而見酈食其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謝之

當此之

會乃鼃鳴而鼃應也

喻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曰鼃鳴岐野鼃應於泉也

故能同

心戮力勤恤人隱

隱病也國語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

奄受區夏遂定

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

爛然有第

前書音義曰謀譜第也與牒通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著功臣等傳粲然各有第序也

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

女魃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能

興雲雨者也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妖亦魃也音步末反聲或作聲容或作客衡集容作害並未詳也溽暑至而鷄火棲寒冰沍而鼃鼃蟄

按息也禮記月

今曰季夏土潤溽暑鷄火午之宿也三月在午六月在酉言當季夏之時鷄火退於酉沍凝也今也皇

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

尚何功之可立

質劑猶今分文契也并共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

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隨反

立事有三言為下列

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

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

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堯舜也  
立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

于茲縉紳如雲

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

幸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

易繫

辭曰通其變  
使人不倦也

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

契猶刻也  
呂氏春秋

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  
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  
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為宋國笑也

冒愧逞願

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

緒不永

史記曰越王勾踐先吳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

棲於會稽此為

愧遲願自取敗也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

我不忍以歛肩

捷疾也歛斂也音翕孟子曰阿意事貴臂肩所尊俗之情也歛亦脅也

雖

有屏舟勁櫂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

前書曰旄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奇

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為屏屏堅也詩衛風曰招招舟子人涉印否人涉印否印須我友印我也須待也鄭玄注

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婚姻不成喻仕當以道不求

妄進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

且姑

也休美也吝恥也

不見是而不愠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



服馬

惜猶問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遠之又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也

方

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

慕馬稱殷彭及周聃

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

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甄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即老彭殷賢人也睨視也高視大談言不同流俗

與世殊技固孤是

求

技巧也音伎本或作拔誤也

子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

無所教也

輪扁為輪者名扁也扁音皮殄反莊子曰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

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子亦不能受之於臣言泚曼

屠龍既無所用輪扁斲輪亦不能教人也評音匹萌反

子觀木雕獨飛慙我垂翅

故棲吾感去鼃附鵠悲爾先笑而後號也

鼃蝦蟇也音胡鵠反周易

旅卦上九曰先笑而後號咷

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

左傳

曰晉樂盈復入於晉樂氏之力臣曰督我國人懼之斐豹謂范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殺之杜預注曰蓋豹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自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國子邢正卿禮至本衛人仕邢為大夫掖為挾之而投於城外也衛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左傳集豹字作諫也

曰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敝邑敢犒從者秦孟明

曰鄭有脩矣滅滑而還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攻宋  
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  
之攻盡墨子之守有餘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

節效貞

賢而救之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反高帝  
蘇武使匈奴中杖節臥起節毛盡落

並見前書

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鈎致精

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

織繅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又曰詹何以獨鰓  
絲為綸芒針為鈎荆條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周  
禮曰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奕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

清謳汎聲

奕圍局也碁即所執之子秋名也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又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

善謳也

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

二立謂大

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況其二哉故言不能參名於二列之流也臣賢

案古本作二立流俗本及衡集立字  
多作匹非也數子謂斐豹以下也  
愍三墳之既頽惜

八索之不理  
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孔安國以為三墳五典三皇之書八

卦之說謂之八索此以下言不  
能立德立功唯欲立言而已  
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

乎柱史  
前書東方朔曰首陽為拙柱下為工應劭曰  
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是為上也  
且

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  
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  
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

諸子曰我待價者也又子謂顏回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曾不慊夫晉楚

敢告誠於知己  
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  
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

何嫌也嫌猶羨也音苦孽反

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

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闕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

蟾蜍蝦蟇也蟾音時占反蜍音時諸反

其牙機巧

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

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

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

傾覆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

陰王蟠音薄寒反廣雅曰蟠曲也揚雄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

今乘雲高躋磐桓天

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

倥音口弄反偬音子弄反埤蒼曰倥

倥窮困也亦謂順帝被廢時也

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

偽

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

故能一貫萬機

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嚮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

事見宦者傳

故恭儉畏

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

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性善情惡情勝則荒淫也

豈

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

凶患乎

楚辭曰瞻前而顧後分援鏡自戒謂引前事以爲鏡而自戒勅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

往古所以知今

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

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

辟罪

也音頻亦反

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暘

若者也

恒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常暘則多旱也

懼羣臣奢

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

裂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

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

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



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

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

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

悔

革改也  
復反也

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

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

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  
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

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  
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

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

則奢僭息事令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  
矣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

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

筮，雜之以九宮。

易乾鑿度曰：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

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凡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

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

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

前書曰：齊肅聰明者。

神或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覲音胡歷反

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

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

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

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

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

哀之後乃始聞之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昭帝時以明經為議郎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好

洪範五行傳說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又成哀時有詔使劉向及子歆於祕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

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藝文志並無讖說也

尚書堯使鯀理洪水

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殛誅死也

而春秋識云

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

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

戰國非春秋時也

衡集云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

又言別有益州

益州之置在於漢世

前書武帝始置益州

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

知至於圖中訖於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

執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

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

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

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

衡集上事

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傳音附臣賢案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容竈又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

其事謂之皮傳謂之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後人不達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煩傳者誤也無所容竈謂不容妄有加增也莊子曰竈句籍辭續漢書亦作竈本作纂者義亦通永元中清河宋

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

避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

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照達幽冥言宋景歷紀推知水災非洞視玉版所見也或者

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

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

永建順帝卽位年也復統謂廢而復立言識家

不論也

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

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

之書

謂競稱識家也

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

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

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

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

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

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

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

詭對而出闔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

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玄道也德也老子曰玄之

又玄衆妙之門

以宣寄情志其辭曰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

其弗違

玄訓道德之訓也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

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

其焉追

論語孔子曰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智里宅皆居也

潛服膺以永靚兮

綿日月而不衰

說文曰膺胃也禮記曰服膺拳拳而不息親音才性反前書音義曰親與靜同

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

脩謂自脩為善也楚辭曰苟中情其好脩

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

竦企立也禮記曰為人臣止於恭為

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也音徒結反繩墨喻禮法也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頗  
踈志

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  
之團團垂貌也詩曰心旌

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  
旌明也夜光美玉瓊枝玉樹以喻堅貞也楚辭

曰折瓊枝以繼佩也縹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  
案縹音租以繼佩也縹幽蘭一名江離即芳薜苗也楚辭曰扈江離

亦纂字也纂繫也諸家音並戶珪反誤也江離香草也  
本草經曰蘼蕪一名江離即芳薜苗也楚辭曰扈江離

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美  
佩皆取芬芳芳以象德也美襞積以酷裂兮允塵邈而難

虧  
又曰襞積衣襠也酷裂香氣滅也司馬相如曰酷裂淑郁

服芬芳久而不歇以喻  
道德著美幽而不屈也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



珍姱音口瓜反王逸注楚辭曰姱好也攸所也言德雖美好而時人不珍也奮余榮而莫見

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怠情

也皇暇也舍廢也幸二八之選虞兮喜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

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二八元八凱也選遇也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也恫痛也

音通辰時也痛已後時而不及之也何孤行之煢煢兮子不羣而介立感

鸞驚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山海經曰女牀山有鳥五采名曰鸞見則天下

安寧又曰九疑山有五采之鳥名鸞淑善也特獨也言靈鳥既獨棲善人亦少合也彼無合其何

傷兮患衆偽之冒真旦獲譴于羣弟兮啓金滕而乃信

曰周公也謫謫也信音申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

蔡叔等謫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秋大

熱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成王與大夫啓金縢之

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策方信周公忠於

國家也事覽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烝衆也僻邪也辟法

也詩曰人之多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可與言已曾重

僻無自立辟也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音湛

發語辭也言已之志無可與言之也亂貌也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

象兮跼焦原而跟止雕虎有文也跼臨也焦原原名跟足踵也尸子曰中黃伯曰我左執

太行之擾右執雕虎唯象之未試吾或馬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試之曰夫貧窮

太行之擾也跡賤者義之雌虎也吾日試之矣又曰莒國有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劑踵焉此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為焦原也高矣此義所以服一世也衡言躬履仁義不避險難亦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足以及服一代之人也

左傳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論語孔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規矩之園方

化變也

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

蕭蒿也莠蕙也蕙芷並香草也貴蕭艾喻任小人謂蕙芷為不香喻棄賢人也

斥西施而弗御

兮羈要裊以服箱

斥遠也西施越之美女也要音於皎反裊音奴了反呂氏春秋曰要裊古

之駿馬也服駕也箱車也言疎遠美女又以駿馬駕車並喻不能用賢也○劉攽曰案要裊古良馬當作裊從

馬行陂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陂不正也惟天地

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

無航航船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欲巧笑以

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

裳襲重也周禮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曰繡辯貞亮以為鞶兮雜技藝以為

珎說文曰辯交織也音蒲殄反禮記曰男鞶革女繫絲鄭玄注云鞶小囊威悅巾也珎佩玉也昭綵

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璜佩玉也爾雅曰牛璜曰璜言佩服之美喻道德之

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淹久也棲遲游息也耀靈日也楚辭

曰耀靈安藏言恃已知而華予兮鵲鳩鳴而不芳已知

年歲之蹉跎也已也華榮也予衡自謂也鵲鳩鳥名喻讒人也廣雅曰

不芳王逸注云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冀一年之

三秀兮適白露之為霜三秀芝草也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說文曰適迫也方秀遇霜

喻以賢被讒也時疊疊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謂四時更進

而代序疇誰也伉偶也咨妒嫖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

也伉協韻音苦郎反咨妒嫖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

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楚辭恐漸冉而無

曰美韓衆而得一流亡謂流遁亡去也

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疑兮即岐趾而攄情

岐王所居也周文君為我端著兮利飛遁以保名文王

也端正也楚辭曰詹尹端策拂龜周易遁卦上九曰肥遁無不利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歷

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遁卦艮下乾上艮為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

為翼迅風也故二女感於崇岳兮或氷折而不營九變

而為咸咸感也咸卦艮下兌上從二至四為翼與兌為二女也崇岳謂艮也從三至五為乾易說卦曰乾為氷

兌為毀折陽不求陰故曰氷折而不營也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

乾變為兌乾為天兌為澤故曰天為澤言動自強而不天高尚為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可行也

息兮蹈玉階之嶢嶢

岨勉也乾為金玉故曰玉階嶢嶢高峻貌嶢音堯岨音士耕反

懼

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

左傳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言筮之末

盡復以龜卜之也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東龜曰果屬其色青也

遇九臯之介鳥兮怨

素意之不逞

詩小雅曰鶴鳴九臯注云臯澤中溢水出所為也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介耿介也

龜經有棲鶴兆也言卜得鶴兆也逞快也協韻音丑貞反

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

而哀鳴

瞥視也音普列反冥翳高遠也

鵬鶚競於貪婪兮我脩絜以益

榮

鵬鶚驚鳥也以喻讒佞也

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

子謂衡也

有故於玄鳥謂卜得鶴兆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汝靡之言子歸母氏然後得寧猶臣遇

賢君方享爵祿勸衛  
求聖君以仕之也

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

悔惡也元辰吉  
辰也俶裝也

旦余沐於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  
晞乾

陽日也爾雅曰山東曰朝陽楚辭曰  
朝濯髮於陽谷夕晞余身乎九陽也

漱飛泉之瀝液兮

咀石菌之流英

瀝液微流也咀嚼也  
石菌芝也英華也

翔鳥舉而魚躍兮

將往走乎八荒

翔飛也音許緣反走猶赴也音奏八荒  
八方荒遠地也淮南子曰登太山履石

封以望  
八荒

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

帝王紀曰少皞  
皞邑于窮桑

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帝地在魯城北衡欲往東方故  
先過窮桑之野三丘東海中三山也謂蓬萊方丈瀛洲

句芒木正東方之神也

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崇輕  
道真謂



真班固幽通賦曰矧沈躬於道真不澆  
曰淳不雜曰粹栗音匹妙反猶飄飄也登蓬萊而容與

兮鼇雖抃而不傾鼇大龜也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

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  
峙仙聖訴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

萬歲一交焉五山始不動音皮媛反楚辭曰鼇戴山抃說文抃拊手也留瀛洲而採芝兮

聊且以乎長生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東上生神芝仙草有玉石膏出泉如酒味名

之為玉酒飲之今人長生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扶桑日所

出在陽谷中其桑相扶而生見淮南子喻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糧

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郭璞注曰言岑峯也楚辭曰餐  
六氣而飲沆瀣王逸注云沆瀣夜半氣也糧或作糧

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

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

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昔夜也穀生也衡此夜夢禾生於崑崙山之上即下文云抨丞成以占夢舍嘉秀以為數是也衡集注及近代注解皆云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見焉是為發昔夢也臣賢案衡之此賦將往走乎八荒以後即先往東方次往南方乃適西方此時正在陽谷扶桑之地崑崙乃西方之山安得已往崑崙見木禾乎良由尋究不精致斯謬耳

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稽山

暘谷

日所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禹代鯀為崇伯故稱伯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之道故更名其山曰會稽也

集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

左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

守足以紀網天下者其守為神  
食言謂後至也爾雅曰食偽也

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

華乎南鄰

長沙今潭州也從稽山西南向長沙故云邪  
徑存猶問也重華舜名葬於蒼梧在長沙南

故云南鄰也

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儼處彼湘瀕

二妃舜妻堯女娥皇女英

翩連翩也擯棄也瀕水涯也劉向列女傳曰舜陟方死  
於蒼梧二妃死於湘江之間俗謂之湘君湘夫人也禮  
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也

流目覩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墳痛火

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

衡阿衡山之曲也黎顓頊之子祝融也為高辛氏之

火正葬於衡山圯毀也盛弘之荊州記云衡山南有南  
正重黎墓楚靈王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

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印州而愉敖

河圖曰天有九州八柱東

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印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  
西兖州曰升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

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  
正東揚州曰信土愉樂也教遊也

躋日中于昆吾兮憩

炎天之所陶

淮南子曰日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注  
云昆吾丘名在南方憩息也東方朔神異

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  
四五里晝夜火然陶猶炎熾也

揚芒燥而絳天兮水泣

汙而涌濤

芒光芒也字林曰燥飛火也音必遙反  
泣音胡犬反汙音戶昆反並水流貌也

溫風

翕其增熱兮愁鬱邑其難聊

溫風炎風也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

委火炎風之野二萬二千里  
愁音奴靚反爾雅曰愁思也

顓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

乎留茲

顓獨也音苦骨反不  
能留此將復西行也

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

乎西嬉

金天氏西方之帝少皞也嬉戲也

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

承旗

纚繫也音山綺反朱鳥鳳也楚辭曰鳳凰翼其承旗也

躔建木於廣都兮拓

若華而躊躇

躔次也拓猶折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日其華照地山海

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躊躇猶徘徊也躊音直流反躇音直余反

超軒轅

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

娛余

山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下壽者八百歲龍魚在其北一曰蝦魚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

一曰鯨魚在汪野北其為魚也如鯉魚白人之國在龍魚北也

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

收而遂徂

九土九州也蓐收西方神也徂往也欲還中土也

歛神化而蟬蛻兮

朋精粹而為徒

歎疾貌也音許勿反蛻音稅說文曰蟬蛻所解皮也言去故就新若蟬蛻也朋

猶侶也精粹美也○劉攽曰

注案父當云蛻蟬所解皮也

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

乎中野

蹶音厥鄭玄注禮記云蹶行遽之貌也淮南子曰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

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

門之風是節寒暑爾雅曰台我也野協韻音神渚反

亂弱水之漚漚兮逗華陰之

湍渚

正絕流曰亂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注云其水不勝鳥毛漚漚流貌也逗止也

華陰華山之北也臨河故云湍渚

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子

號呼

也聖賢塚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  
八石得水仙為河伯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  
人姓馮名夷俾使也清靜也津濟度處靜之使無波濤  
也權檝也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予我也○劉  
攽曰注為河伯龍魚案文伯下  
常有一字未詳或云是主字

### 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

佯而延佇

帝軒黃帝也鑄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河華  
相近未歸謂黃帝得仙升天神靈未歸相佯

猶徘徊

也  
泗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

泗音許吏反爾  
雅曰泗息也蓁

蓁茂盛貌山海經云北望河林其狀如舊偉美也詩國  
風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衡親河

洲而思之也

黃靈詹而訪命兮摻天道其焉如

黃靈黃帝神  
也爾雅曰詹

至也訪謀  
也摻求也

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

曰黃帝答  
言六籍六

經也神達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

達道也爾雅曰覆審也疇誰也謨謀

也

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

昆兄也淮南子曰昔公牛哀病七日

化而為虎其兄覩之虎搏而殺之不知其兄也

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

世

鼈令蜀王名也令音靈殪死也禪傳位也引長也揚雄蜀王本紀曰荆人鼈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至上

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

始去帝號復稱王也

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

錯交錯也司命天神

也春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為減黨長八尺小鼻望羊多髭癯瘦過於命運期度晰明也協韻音之逝反

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

實謂孝文實皇后也繁廡茂威也呂太后時出



宮人以賜諸王竇姬家近清河願如趙近家遺宦者吏必置我趙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伍中姬涕泣不欲往相強乃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立為皇后景帝生十四子後至光武中興也

王肆侈於

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

王謂孝平王皇后莽之女也前書聘以黃金二萬斤遣劉歆奉

乘與法駕迎后于第及莽篡位后嘗稱疾不朝會莽誅后自投火中而死恤憂也詩小雅曰出則銜恤絕緒言無後也尉老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

尉謂都尉顏驕也老蒼雜色遘

遇也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驕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文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也

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

董賢字聖卿哀帝時為大司馬年二十袞

三公服也時哀帝命為賢起家至尊無以加及帝崩王莽殺賢於獄中左傳曰晉侯請隧曰王章也禮記曰二十曰弱冠也

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

牛兮豎亂叔而幽主

穆魯大夫叔孫豹也謚曰穆牛謂豎牛豹之子也幽閉也大夫稱主

左傳曰叔孫豹奔齊宿於庚宗遇婦人而私焉至齊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魯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為豎有寵及穆子遇疾豎牛欲亂其室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牛不進食穆子遂餓而死

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

文晉文公也袪袂也忌怨也伯謂伯楚也謁告也賊謂呂甥冀芮等寧安也后文公也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公踰垣勃鞞斬其袪及公入國呂甥冀芮謀作亂伯楚知之以告公公會秦伯于王城殺呂甥伯

楚勃鞞字也  
事見國語

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

通人謂穆子父

公等闇於好惡謂初悅豎牛後以餓死始怨勃鞞終能告賊剖分也言通人尚闇於好惡况愛寵昏惑者豈能

分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

嬴秦姓也摘猶發也謂始皇發讖云

亡秦者胡乃使蒙恬北築長城以為外備而不  
知胡亥竟為趙高所殺秦氏遂亡是發內也

或輦賄

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

輦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子也夫婦夜田者天帝見而

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  
可以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

婦輦其賄以逃同宿有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父曰  
生車間名車子其家自此之後遂大貧徹見搜神記

慎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誅

爾雅曰誅告也左傳曰日有食之梓慎曰

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後果大旱又曰宋衛陳鄭將火鄭大夫裨竈請璫玉璫禳火子產弗予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

梁叟患夫黎丘兮丁

厥子而事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

梁叟梁國之老

人也丁當也睇視也矧況也呂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鄉鄉有丈人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丈人醒謂其子曰吾為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迎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反前書音義曰江東人以物插地中為事也

母綿攀以滓已兮

思百憂以自疚

綿攀猶牽制也滓音胡鼎反衡集註云滓引也言勿牽制於俗引憂於己詩曰

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

監視也孔甚也棐輔

也忱誠也佑助也言天之視人甚明唯輔誠信而助仁德也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天威棐忱湯蠲體

以禱祈兮蒙厖禡以拯人

蠲潔也禡福也祈求也爾雅曰厖大也禡福也帝王紀曰湯時大

早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以已為牲禱於桑林之社果大雨言蒙天大福以拯救人衡集祈作彷彿祭也禡音斯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

它辰

景宋景公也三慮謂三善言也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祭之可移於相

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寘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也歲不登何以畜人乎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見呂氏春秋也魏顆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敵秦

魏顆魏武子之子也亮信也左傳曰昔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

杜曰：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病，顓曰：「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顓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輔氏之役，顓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余咎繇邁而種德，分德樹茂乎英六。

尚書曰：咎繇邁。

種德，注云：邁，行也。種布也。英六，並國名。咎繇能行布道，德子孫茂盛，封於英六。帝王紀：畢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六，故桑末寄夫根生，分卉既彫，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也。

而已疏

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彫落，唯寄生獨榮於桑之末。本草：經桑上寄生一名寄屑，一名獨

寓木一名宛童，以喻咎繇封於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

有無言而不讎，今又何

往而不復

言咎繇布德行仁，慶流後裔，詩曰：無言不讎，易曰：無往不復也。

盍遠迹以飛

聲兮孰謂時之可蓄

孟何不也蓄猶待言何不遠遊以飛聲譽誰謂時之可待言易逝也

仰矯首以遙望兮魂傲惘而無疇

傲惘猶敬悅也

偏區中之隘

陋兮將北度而宣遊

徧迫也徧也

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汙

而不流

淮南子曰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大海之極有凍寒積冰雪電羣冰之野磴音牛反世本云公

輸作石磴說文曰磴磴霜雪之貌也蓋古字磴與磴通汙音胡故反杜預注左傳云汙閉也

寒風淒

而永至今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

自糾

玄武謂龜蛇也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殼龜甲也爾雅曰騰騰蛇蜿屈也糾纏結也騷騷叶韻音

修糾音

古由反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

矜竦也并猶聚也凌水也

音力澄反失  
條言寒也

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歎而增愁

太陰北

之地也楚詞曰  
選鬼神於太陰

怨高陽之相寓兮徇顓頊之宅幽

高陽氏帝

顓頊也山海經曰  
嬪葬焉相視也寓居也徇屈也音乞鳳反宅幽謂居北

方幽都之地尚書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

曰宅朔方曰幽都

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

也織絡猶經緯往來也瘳愈也言勞於往來四方經  
積氷炎火之地彼此亦何差也織或作識絡或作略望

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縲乎不周

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

寒門垠音玉巾反廣雅曰垠罅也縲馬韁也  
音思列反不周西北方山也垠或作限也

迅颺瀟其

媵我兮驚翩飄而不禁

颺風也瀟疾也音肅媵送也趨  
翩飄亦疾貌也禁協韻音金趨



谿囀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砢砢

反谿音深貌也谿音呼含

亦深貌也既遊四方又入地下

經重陰乎寂寞兮慙墳羊之潛深

重陰地中

也國語曰魯季桓子穿井獲土缶中有燕若羊焉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之怪曰墳羊

追慌忽於

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

慌忽無形貌也

出右密之閭野兮不識

蹊之所由

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方曰密山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陰閭幽

隱也蹊路也

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

速召也燭龍北方之神也

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昭明

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

瑤谿瑤岸也山海經曰鍾山之東曰瑤岸

又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身是與欽聘王母  
瑪殺祖江于崑崙之陽瑪音邳爾雅曰劉殺也

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

王母西王母也銀臺仙人所居也羞進也本草經曰白芝

一名戴勝慙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

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

虎齒有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慙相傳音宜觀反杜預注  
左傳慙發語之音也臣賢案張揖字詒慙笑貌也鳴之  
別體音許近反  
與此義合也  
載太華之玉女兮名洛浦之宓妃詩含神霧

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  
玉漿服之成仙宓妃洛水神也

咸姢麗以蠱媚兮增

嫫眼而娥眉

姢好也音古巧反蠱音野謂妖麗也嫫音胡故反好貌也楚辭曰嫫目宜笑也舒

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

婧音財性反謂妍婧也袿音圭婦人之上服爾

雅曰婦人之徽謂之褊郭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礪以璞注云即今之香纓也

遺光

言的礪明也遺光言光彩射人也

獻環琨與璆纒兮申厥好以玄黃

環琨並玉佩也白虎通曰脩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琨也玄黃謂纒綺也尚書曰吸匱玄黃言玉女必

又贈以繒獻環佩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

賂或作貽

浩蕩廣大也言不以玉女及贈遺雙材悲於不納兮並為美也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

詠詩而清歌

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即上歌曰天地烟煴文所謂二女感於崇岳也

百卉含蕝鳴鶴交頸睢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

烟煴

氣也易繫辭曰天地烟煴張揖字詁曰蕝古花字也處子處女也懷思也莊子曰綽約若處子詩曰有女懷春

如何淑明忘我實多

淑善也詩曰如何忘我實多

將答賦而不暇

兮爰整駕而亟行

賦謂王女所歌詩也亟疾也音紀力反即上所謂冰折不營也

瞻崑

崑之巍巍兮臨繁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

之飛梁

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繁曲也爾雅曰小注曰坻謂水中高地以龜負之可以架橋也亘

猶橫度也廣雅曰魚角曰螭龍也

登閭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為牀

閭風

山名在崑崙山上楚辭曰登閭風而綫馬淮南子曰崑崙山有曾城九重高萬一千里上有不死樹在其西今

以不死木為牀也

屑瑤樂以為糗兮白水以為漿

瑤瓊也楚辭曰屑瑤

樂以為糗糗音居于反謂酌也河圖曰崑崙出五色流水其白水東南流入中國名為河也 抨巫

咸以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

擇使也音普耕反又補耕反巫咸神巫也山海經曰

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彭巫謝等十巫衡既夢禾禾今故令巫咸占之也元善也

滋令德於正

中兮含嘉秀以為敷

滋茂也淮南子曰昏張中則務種穀說文曰禾嘉穀也至二月始生

八月而熟得時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

穎本也

禾本也言禾既垂穎顧本人亦當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曰我其首

禾乎高誘注云禾穗向根君子不忘本也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

姑且也懿美也廬猶居也戒庶寮以夙會兮僉恭職而並迓

僉皆也迓迎也

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

豐隆雷也軒聲也音普耕反震霆霹靂也

雲音庭列缺也電也暉光也

雲師黹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

雲師屏翳也

陰貌音徒感反爾雅曰暴雨謂之凍沛雨貌也塗協韻音徒故反楚辭曰使凍雨兮灑塵

輶琤輿而

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

輶音魚綺反爾雅曰載轡謂之輶郭璞注云輶輶上環也轡所

上建華蓋擾馴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也賁也瑊以玉飾車也樹立也葩華也於車

百神森其備

從兮七騎羅而星布

周頌曰懷柔百神森衆貌也屯聚也

振余袂而就車

兮修劒揭以低昂

脩長也揭低昂貌也

冠𪔐𪔐其映蓋兮佩綝纚

以輝煌

𪔐音五各反一作岌並冠高貌也映蓋謂冠與車蓋相映也綝音林纚音離盛貌也輝音胡本

反光也

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起驤

八乘八龍也楚辭曰駕八龍之

蜿蜿猶騰也

氛旄溶以天旋兮蜿旌飄而飛揚

氛天氣也旌羽旌也溶音

勇王逸注楚辭曰溶廣大貌也蜿雌虹也

撫軛而還睨兮心灼樂其如湯

軛音零說文曰車輻間橫木也楚辭曰倚結軛兮太息軛音之是反杜子春注周禮云軛兩轂也說文云車輪

小穿也還睨顧瞻也樂音鑠熟貌也言顧瞻鄉國而心熱也

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

故而不忘

上都謂天上也赫戲威貌也衡既偏歷四海方欲遊於天上故云何不忘其故居而苦迷

惑思

左青瑀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

青瑀青文龍也捷堅也音巨偃

反芝蓋也素威白虎也禮記曰左青龍而右白虎說文曰鉦鉦也似鈴也

前長離使拂羽兮

委水衡乎玄冥

長離即鳳也水衡官名主水官也玄冥水神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而

後裔也

屬箕伯以函風兮激洪忍而為清

箕伯風師也函猶舍也激清也

洪音它典反忍音乃典反楚辭曰切洪忍垢濁也

曳雲旗之離離兮

鳴玉鸞之瞿瞿

鸞鈴也在鑣瞿聲也音嚶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也

涉清霄而升

遐兮浮蔑蒙而上征

霄雲也蔑蒙氣也蒙音莫孔反上征上於天也揚雄甘泉賦曰浮蔑

蒙而

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

翼翼飛貌戾至也焱回光貌楚

辭曰皇剡剡其揚靈王逸注云揚其光靈也

叫帝閭使闢扉兮覲天皇于瓊

宮

閭主門者天皇天帝也揚雄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閭

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

洩以彤彤

史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左傳鄭莊公賦大隧之中



其樂也融融姜出賦大隧之  
外其樂也洩洩彤與融同也  
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

而思終

詩序曰太平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律十二律也樂叶圖徵曰聖人承

天以立均宋均注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也建立也衡言聽九奏之樂考政化之得失而思其終始也

惟盤逸之無數兮懼樂往而哀來

盤樂也逸縱也數厭也音亦又音徒故反

古度字也莊子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

素素女也史記曰太常使素女鼓五十弦琴大容黃帝樂師也念哉戒逸樂也既防溢而靜志

兮迨我暇以翱翔

溢滿也迨及也翱翔將遠逝也

出紫宮之肅肅兮集

太微之閭闔

紫宮太微並星名也肅肅清也閭闔明大也

命王良掌策駟兮

踰高閣之鏘鏘

史記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高閣道鏘鏘星也史記曰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鏘鏘

高貌也

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

罔車畢星也幕幕罔貌青林天

苑也

彎威弧之撥刺兮射嶓冢之封狼

弧星名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撥音方割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貌也嶓冢山也封大也狼星名河圖曰嶓冢之精上為狼星

觀壁

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

壁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為壁壘旁大星為北

落牽牛北為河鼓磅礴聲也磅礴音普郎反磅礴音郎

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

湯湯

史記曰王良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雲漢曰天河也

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剡

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適皇

招搖攝提星名也剡音居流反低回剡流回轉

之貌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  
網繆相次之貌也適皇行貌也  
偃蹇天矯嫺以連卷兮

雜沓叢穎颯以方驤並嫺音孚萬反卷音奉  
鹹汨颺戾沛

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貌以迭遶鹹音一六反汨音干筆

並疾貌也貌小也貌音  
亡小反邊音徒郎反  
凌驚雷之硠磕兮弄狂電之淫

喬硠雷聲也硠音康磕苦  
蓋反淫喬電貌狂疾也  
踰庖湏於宕冥兮貫倒景

而高厲庖音亡孔反湏音胡孔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度  
濛湏宋均注云濛湏未分之象也說文曰宕過

也冥幽冥也貫穿也前書谷永上書曰登遐倒景音義  
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也厲陵厲也

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頽盼兮臨

舊鄉之暗藹

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六星為開陽類音俯暗藹遠貌也暗音烏感反

悲離

居之勞心兮情惓惓而思歸

說文曰惓惓憂也音於緣反詩國風曰勞心惓惓也

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輶而徘徊

輶輶也

雖遨遊以愉樂

兮豈愁慕之可懷

愉音通侯反懷安也

出閭闔兮降天塗乘飈忽

兮馳虛無

閭闔天門

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繽

聯翩兮紛暗曖倏眴兮反常閭

倏忽也倏音懸眴音混疾貌也常閭故里

也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

謂初遊於四方天地之間以自淫放

今改悔也

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

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王逸

注云修吾初始清絜之服也娑娑衣貌參參長貌

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

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

以六藝為車而駕之也以道德

為林而遊之也

結典籍而為畧兮歐儒墨而為禽

儒畧網也音孟

軻孫卿等墨家謂翟墨胡非尹佚等

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

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奎

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

餘年晨覺春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獻敬歸耕

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欽崙山貌崙音吟

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

也夕惕若厲以省讐兮懼余身之未勅也

共音恭易曰君子終日乾

乾夕惕若厲惕懼也厲病也勃整也

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惡慙慙

也音女六反

墨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老子曰上德無為不

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

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

系曰

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

系繫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左氏傳曰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也

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

六區謂四

方上也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

夫希栢舟悄悄吝不飛

階升也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仙夫仙人

也詩邶風曰栢舟言仁而不遇也其詩曰汎彼栢舟亦汎其流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鄭玄

注云舟載度物者也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諭仁人不用而與羣小並列悄悄憂貌也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奮翼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遇其時而為宦者所讒故引以自諭也

松喬高時孰能

離結精遠遊使心攜

曰松赤松子也喬王子喬也列仙傳

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繼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穀日去字林曰跼踞也謂得仙高踞也離附也攜離也

回志竭來

從玄謀

竭去也音丘列反謀或作謀謀亦謀也音基字從其

獲我所求夫何思永

和初出為河間相

河間王名政

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

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  
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  
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  
為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  
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間七辯巡誥懸圖  
凡三十二篇衡集作玄圖  
蓋玄與懸通永和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  
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  
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



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

衡表曰臣仰幹史職

敢微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

於日月昭示萬嗣永永不朽也

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

者十餘事

衡集其略曰易稱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

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曰乃命少皞清清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

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

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

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

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倖造化

瑗撰平子

碑文也

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

靈

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謂作渾天儀也

運情機物有

生不能參其智

機物謂作候地動儀等

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

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禮記文也

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

哉何德之損乎

損減也言藝不減於德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

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地通為三才而性靈多蔽罕能

制

道

知天也

近推形算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

也

玄猶

深

音

後漢書卷八十九

後漢書卷八十九考證

張衡傳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舊本或無此十四字

并質共劑注質劑猶今分文契也○文字別本作支

我不忍以歛肩注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臣會汾按章懷所引孟子每與今本大同小異

此注二語尤不相合或別有所本

成哀之後乃始聞之○閭若璩云緯起哀平而平子言

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初亦不省所謂讀班書李尋傳  
成帝元延中尋說王根曰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則知  
成帝朝已有緯名矣下言成於哀平之際最分明也

後漢書卷八十九考證